

A · 普式庚：

歐根·奧涅金



呂·獎譯

歐根·奧涅金

詩體小說

王永生

一九五三年
八月八日

著者 普式庚
譯者 呂 熒

目 錄

給彼得·亞歷山大羅維奇·普萊特紐夫	1
-------------------------	---

第一章	4
-----------	---

第二章	49
-----------	----

第三章	79
-----------	----

第四章	113
-----------	-----

第五章	147
-----------	-----

第六章	179
-----------	-----

第七章	211
-----------	-----

第八章	251
-----------	-----

奧涅金的旅行片斷	293
----------------	-----

第十章	309
-----------	-----

普式庚原註	321
-------------	-----

譯註(分附各章之後)

附錄及其他：

附錄(一至二八)	331
----------------	-----

普式庚論『歐根·奧涅金』札記	371
----------------------	-----

『歐根·奧涅金』小史	379
------------------	-----

跋	385
---------	-----

給彼得·亞歷山大羅維奇·普萊特紐夫 (註)

無意娛樂上流的社會，
感念着友誼的關懷，
我本想向你呈獻
配得上你，
配得上美麗的靈魂，
充滿神聖的憧憬，
生動的清朗的詩，
崇高的思想和真純的贊禮；
可是就是這樣了——請用寬愛的手
收下這冊雜色的詩章，
它們有半悲的，有半喜的，
有庸俗的，有理想的，
這是我的娛樂，
失眠，易動的靈感，
半成熟而萎謝了的年歲，
理智的冷靜的觀察
和心的悲哀的紀錄底草率的果實。

(註) 普萊特紐夫 (Peter Alexanderovich Pletniov, 1792—1862)

詩人，文學批評家，普式庚的友人。

原书空白页

歐根·奧涅金

懷着虛榮，他，而且，還特別的驕傲，驕傲使他以同樣漠然的態度，把自己好的行爲和壞的行爲全都看成一樣，這不是由於優越感，就是由於假裝。

錄自一封私信

第一章

生活既忙，感受亦多。

甫雅柴姆斯基公爵（註一）

一

『我的最古板的叔叔，
當他病得沉重起來，
就強迫人去尊敬他，
再也不能想得更好了；
他的樣子旁人真該學學：
可是，上帝，多麼的悶人
白天夜裏都陪病人坐着，
一步都不能走開！
多麼下賤的小腔勸
使半死的人開心，
替他把枕頭弄好，
憂憂愁愁的送上藥去，
自己只有唉聲嘆氣的想：
什麼時候鬼才把你拿走！』

二

年青的公子這樣的想，
坐着驛車在塵土裏飛馳，
由於宙斯（註二）的至尊的意志
他是全親族的繼承人。
盧德密拉和羅斯蘭（註三）的朋友們！
不用什麼序文
允許我馬上就和你們介紹
我的小說的主人翁：
奧涅金，我的好朋友，
他生長在涅瓦河（註四）畔，
你們，或許，我的讀者，
也在那裏生長，或者顯赫過一番！
在那裏我也曾經遊玩過，
可是北方對於我不利（註五）。〔原註一〕

三

做過非常闊氣的差事，
他的父親，靠着借債生活，
一年要開三次跳舞會，
最後終於破掉了家產。
命運照顧着歐根：

起初馬丹撫養他，
後來代替她的又是麥歇（註六）。
孫子是淘氣，可是可愛●
麥歇拉拜（l'Abbe），法國的苦人，
爲的不要累着了孩子，
光是只教他玩意，
不用嚴正的道學麻煩他，
對惡作劇輕輕的責備責備，
又領着他到夏園（註七）裏去散步。

四

當歐根到了
心猿意馬的青春，
希望和多愁的時候，
把麥歇就趕出了大門。
於是我的奧涅金自由了；
頭髮剪成最時髦的樣子；
穿得和倫敦的 dandy（原註二）一般；
並且最後進了社交界。
他能說也能寫
流利的法文；
瑪祖加舞（註八）跳得輕快，
鞠躬也鞠得瀟灑：
你們覺得還要怎樣呢？
社交界決定了，他聰明而且很是可愛●

五

我們全都這樣那樣地
讀了一點什麼：
這樣就憑着教育，謝謝上帝，
顯赫在我們並不困難。
奧涅金，按照許多人的意見
（那些精明的嚴格的評判家）
是個飽學的少年，可是是個狂士。¹
他有幸運的才能
會在談話中隨意的
略略的談談一切，
會帶着專家的博學的神氣
在重大的爭論裏守着緘默，
還會發些意外的警句
來逗引太太們的微笑。

六

拉丁文現在是過時了：
是的，如果告訴你實話，
他倒是很懂得拉丁，
像考究考究格言，
談談猶維諾爾（註九），

在信的末尾放上「安好」(vale)，
並且記得伊尼德(註十)裏的兩行詩，
雖然並不是沒有一點錯誤。
他沒有志願埋藏於
地球的歷史的
紀年的塵埃：
可是過去的軼事，
從羅姆爾(註十一)到我們現在，
他都記在他的心裏。

七

他沒有爲了韻律不惜生命的
高度的熱情，
他分不清抑揚格和揚抑格(註十二)，
無論我們怎樣的出力。
他罵荷馬，謝奧克里特斯(註十三)；
然而他讀亞丹·斯密士(註十四)
並且是一個深奧的經濟學家，
這就是，他會判斷，
國家怎樣富起來的，
它靠什麼而生，
以及爲什麼它不需要黃金，
當它有天然物產的時候。
父親不能夠了解他，
還是老把田地拿去抵押。

八

所有的，歐根還知道的，
我沒有功夫重述了；
可是他真正的天才所在的，
他曉得的最拿手的學問，
他少年時候的
工作，煩惱，安慰，
整天使他
苦悶懶散的，——
那是溫柔的愛情的學問；
納梭（註十五）歌頌過它，
他是爲了它的受苦者
完結他的燦爛多難的生涯
在摩爾台維亞，在草原的荒野，
遠遠地離開他的意大利〔原註三〕●

九 附錄一

.....

.....

.....

十

多早他就能做作了，
會隱瞞希望，會嫉妒，
會勸人不信，也會使人相信，
會裝着陰沉，會悲傷的嘆息，
會顯得倨傲和謙恭，
關切，或是冷淡！
他沉默了是多麼憂鬱，
雄辯了是多麼熱烈，
在情書裏又是多麼的大意！
爲一個人活着，只愛一個人，
他多麼的會忘我呵！
他的眼神是多麼的靈活和溫柔，
羞怯而又大胆，而有時候
還閃爍着順從的眼淚！

十一

他多麼的會顯得新奇，
開玩笑使天真的女郎吃驚，
用做好的絕望嚇她，
用好聽的奉承逗她歡喜，
抓住動情的一瞬間，
用智力和熱情來征服
天真的年歲的偏執，
他會等待心不由己的愛意，
懇求和要求表白，
體會心的第一個聲音，
跟蹤的追求愛情——於是忽然的
得到了祕密的幽會，
並且以後面對面在隱僻的地方
他教給她許多功課！

十二

多早他已經就會
挑動著名的風情女子的心！
當他要消滅
他的敵手的時候，
他的壞話是多麼的刻毒！

他給他們安排下什麼樣的網羅！
可是你們，幸福的男人們，
你們仍然把他當做朋友，
親近他的有狡猾的丈夫，
福布拉斯（註十六）的老學生，
還有多疑的老頭子，
還有總是自己滿意自己，
滿意自己的飯菜和太太
戴綠帽子的達官貴人。

十三 十四

.....

.....

.....

.....

.....

.....

.....

十五

常常，他還在床上：
給他把帖子送來了。
什麼？邀請！一點也不錯，
一晚上有三家來請：
那裏是跳舞會，那裏是孩子節。
我的花花公子趕到那裏去呢？
他要從誰開頭？全是一樣：
到處都露露面並不困難。
這時，穿著晨裝，
戴上寬大的波力法爾帽〔原註四〕，
奧涅金走到林蔭大路上，
在那裏逍遙自在的散步，
直到不休息的布萊格特（註十七）
告訴他到了用餐的時候。

十六

已經黑了：他坐上小雪橇。
『走呀！走呀！』喊聲嚷了起來；
寒霜的粉粒
使他的海狸皮領子閃着銀光。
急忙的趕到『塔龍』（Talon）〔原註五〕：他相信，

池的十維林（註十八）已經在那裏等着了，
走了進去：於是軟木塞子飛上天花板，
酒漿慧星似的噴湧出來，
在他面前是血跡斑剝的「烤牛肉」（Roast-beef），
還有香菌，青春時代的奢華，
法國菜裏頂上的美味，
還有斯特拉斯堡（註十九）的不腐壞的餡餅
在里姆堡（註二十）的牛酪
和金色的鳳梨中間。

十七

乾渴還要求再來幾杯
消解燒排骨的熱油：
可是布格萊特的響聲報告他，
新的歌舞開演了。
劇院的罪惡的立法人，
漂亮的女優的
朝三暮四的崇拜者，
後台的貴賓，
奧涅金向劇院飛馳
在那裏每一個人，隨心所欲的，
都準備合合「舞蹈」（Entrechat）的拍子，
啞啞非德拉（註二一），克洛佩特拉（註二二），
叫叫瑪伊娜（註二三），
想要全都只聽他一個人的聲音。